

1938, 参访“红色圣城” (上)

——纪录片《延安之旅》背后的烽火

◆ 彭晓亮 豆火

冰雪消融的崎岖山路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在泥泞中颠簸,一不小心,车轮陷入泥潭动弹不得。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找来人力畜力帮助拉动汽车;汽车发动马力拼死前行,车后的人赶忙拿着木槌敲打车轮,防止轮上粘着的泥土阻碍驱动,还将其垫在轮胎后边,以防止车轮倒溜。整个车队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步前行。

在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展览中,大屏幕不断地播放着这些场景,它们来自一段黑白无声纪录片,那是瑞士记者博斯哈德首次延安之行所摄的《延安之旅》。视频情景生动直观,七十多年前,从西安行径往延安的沿途风貌,旅途的艰辛险阻一目了然。

说起它的由来,倒是颇有传奇色彩。

通往延安

1938年初,博斯哈德来到武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见到周恩来,明确表示希望到延安采访。周恩来把此任务交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斯蒂尔一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沿途经过三原、宜君、洛川、郃县、甘泉等集镇,车队整整走了六天,超乎原先的想象。

相较众所周知的斯诺等美国记者,博斯哈德的名气并不大。不过,

时隔七十余载,一部片长21分49秒、由16毫米摄影机拍摄、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经过国内档案工作者多方努力,从欧洲远涉重洋回到诞生地,向人们展示抗战红色根据地的风采。而片中的延安风貌、毛泽东影像,则是目前所知最早期的视频资料之一,在国内展出后,立即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字记者,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笔和相机就如同他的作战武器。不断在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两个角色中互换的他,给当时的新闻报道吹来了一阵新风。《延安之旅》的视频就是他当年亲自拍摄的。

后来,他还在瑞士《新苏黎世报》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和毛泽东的情况,以及日本侵华战争近况。并以西方视野,探究日军侵华战争的本质、发展演变的趋势,肯定延安是抗战希望、“下一代人心目中的麦加圣城”,凭借这些精彩的报道获得全

球瞩目。

在中国的采访报道结束后,博斯哈德前往中东和美国,继续记者生涯。1953年,他在韩国发生了一次意外,因此不得不接受复杂的髌骨骨折手术,从而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过了多年的退隐生活后,在西班牙托雷莫里诺斯,他过完自己83岁生日后不久逝世。他的侄子将他所留存下来的珍贵档案,捐献给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其中就有这部纪录片。

2011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和地区档案馆执委会会议暨“绿色档案建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



的人物众多,许多细节的时间、地点、人物无从知晓。为了发掘、抢救其中蕴含的珍贵档案信息,2013年12月,上海市档案局(馆)决定调集研究力量对纪录片中的人物和场景进行考证。

以片子拍摄的准确地点为例,前往延安的旅途开始,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前行的道路,研究人员想当然地以为那是黄河,而走访了老延安李源后,才得出正确结论。“他们(博斯哈德)前往延安渡的河是洛河,并非黄河。”今年98岁的李源,当年曾在陕北公学学习,因为当时他在洛川县工作,对片中的场景非常熟悉,在仔细地观看了视频之后,如是回答。如此种种细节查证,不下百余处。

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全部走访调研结束后,馆方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合此前收集到的延安之行手稿照片等相关档案资料,才得以将此行的诸多细节考证周全。

采访毛泽东

在《延安之旅》纪录片场景中,毛泽东身材修长,面目清瘦。当时,他住在凤凰山麓吴家窑院里,正在撰写《论持久战》。窑院是当地特有的建筑,即在窑洞外再砌起一层围墙,形成大院。博斯哈德前去拜访时,毛泽东从窑洞出来,走出大院门口迎接,足见对博斯哈德此行的重视。因为长期在夜间工作的关系,毛泽东看上去有些疲倦和困倦,不过他目光炯炯,神情坚定,让人印象深刻。

“这段场景,是目前已知最早拍摄延安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的视频。”上海市音像资料馆规划部主任汪珉说,“此前,斯诺曾在1936年携摄影机拍摄过毛泽东形象,不过那是在广安而非延安。”(明日请看C15版)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睹到在这块地域上中国历史中一部分的潮涨潮落:公元751年,唐天宝十载,吴郡太守上奏伟大的唐王朝宫廷,后经朝廷批准,这片区域里有了华亭县,宽泛一点地说,可以把它看做上海历史的微弱开始;1277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松江这个地域即使不借助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史中也当仁不让;而至元29年,也即公元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尽管九华里长的城墙还要等到公元1553年倭寇血洗上海后才得以建造,但受松江府节制和管辖的上海县,我们可以将它看做上海史最明确的书写。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在人们浑然不觉的时候,这条河日益地具备了它的独特气象,作为古太湖地区的三江之一,它随着太湖地区的缓慢成陆而不断地向东绵延:东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还位于今日上海青浦区白鹤镇西北的沪淞村;到了唐代中期,也就数百年间,吴淞江的入海口已然转移到了今日上海虹口区最北端的江湾镇以东;北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又很突兀地转移至今日浦东高桥镇附近的南陆浦口,又过去了多少个春秋后,吴淞江的入海口最终从大跑浦口,也即今日吴淞口而奔向更为浩荡阔大的扬子江了。

历史没有清楚地记载将吴淞江叫作苏州河的那个西方人究竟是谁?但其时的西方人已经了然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吴淞江一路上溯可以抵达其时比上海还要来得富庶、繁华的苏州城!

苏州!苏州!苏州!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心中想着基督神学与大宗商品沿河迤迤而去时候的覆盖与铺展,激动之下,他们便将这条河叫做了苏州河,Soochow Creek。

还不止是简单地口头上这么一叫,1848年,当英国又一任领事阿礼国与上海的又一任道台麟桂在订立扩大租界协议时,吴淞江的上海这一段,长度为54公里的,便在那个文本中被正式地定名为苏州河。但依据日常习惯,上海原住民以北新泾为界,将吴淞江上游依然称作吴淞江,只是将北新泾以东的吴淞江下游才叫做苏州河。

一切将要发生,一切已经发生,发生的地点便在那条伟大的江与伟大的河的交汇处。江,是黄浦江。河,是苏州河。

自今天起,本报将连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将要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这是作家王唯铭“上海往事三部曲”的第二部,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重点作品。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在这本新作中向读者展开了一幅辽阔壮丽的历史画卷:新文明曙光的照射,民族工业的崛起,犹太难民的遭际,以及上海原住民的万般感受……在史实中演绎故事,在故事还原历史。让我们踏进这条母亲河,去感受、去体验作者的那份旷古情怀。

1.发生在苏州河岸

在一切发生之前,谁能够预料发生之后的所有事情?这就如同当一切发生还没有发生,谁又能够对后来的发生作出预言和判断?

是的,我说的是在一条河流两岸的所有发生。这条河,最初是个怎样的模样、怎样的状态,相信即使那些凭着上海前震旦纪以来地层不同沉积带而可以给出不同文明说法的考古学家,恐怕也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在时光宇宙般的永恒移动中,这一条河先被叫做松江,或松陵江、笠泽江;随后,或许因为地处吴越文化的发祥之地,又被称为吴淞江;又随后,当中国这部神奇兼杂诡秘的大历史推进到对大清国十分致命的1843年后,这条河的其中一部分,被叫做苏州河。

苏州河。是的,正是苏州河,这本书即将在它的两岸铺展开种种上海往事,只是,在我充分地叙事之前,想要提醒读者的是,远在这条河被叫做苏州河、吴淞江或松江之前,它就被包容在一个更深的文化中,也可以说被包容在一个更混沌的时空中。也因此,读者可以逻辑地提问:这条河究竟孕育在何时?它最终成形并流淌的又是怎样一个时空?

现在,叙事者与读者一起来作一个并非虚幻的穿越。那时,岁月正悄然移除,四季有花开花落,依着自然的逻辑,依着人类远远还没有认识清楚的这颗星球的内在力量,这条河发育、壮大最终基本定形,倘若河水有灵,那么,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这400多年间,理应目

9.心理专家与之交谈

智力测试结果显示比利的智商只有68。然而德里斯科尔认为,是沮丧情绪降低了他的智商。他在测试报告中指出比利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他的自我认知存在严重问题,自我识别能力很差,已丧失距离感,并且几乎无法区别自己与周围的环境……他听到有个声音命令他去某件事,若不服从,那声音就会变成吼叫声。比利认为那是从地狱来折磨他的人发出的声音。他还说有一些好人会定期进入他的身体,他们是为了制服那些坏人而来……我认为比利目前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亦无法与现实建立正常的联系并应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强烈主张将他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并接受可能的治疗。

1月19日进行了第一次法庭辩论。施韦卡特和朱迪将医生的报告提交给了弗洛尔法官,证明他们的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弗洛尔法官表示,他将命令位于哥伦布市西南小区的心理康复中心检查被告的心理状态。施韦卡特和朱迪颇为担心,因为该中心通常都偏袒检方。施韦卡特坚持在何种情况下,西南心理康复中心提交的报告都不能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但谢尔曼和亚维奇检察官均表示反对。施韦卡特和朱迪因此强调,他们会要求被告不与该中心的心理专家交谈。弗洛尔法官当场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检察官同意只有在被告能为自己辩护时,检方才可询问他和法院指定的心理专家之间的谈话内容。如果能这样做,施韦卡特和朱迪就可以放手一搏,允许西南心理康复中心依协议条件与比利面谈了。

“太好了!”离开弗洛尔法官的办公室,谢尔曼笑着说,“他们无论要什么花招都终归无济于事,这案子我们赢了!”

为了防止比利再度自杀,警卫将比利转移到疗养所的单人牢房,并让他穿上束缚衣。下午稍晚,希尔医生到牢房巡视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于是叫来3至11点值勤的警官。他们从监狱的栅栏望去,只见比利打着哈欠脱掉束缚衣当枕头,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安排与比利第一次面

谈的日期是1978年1月31日。桃乐茜·特纳是一位腼腆而又颇具爱心的心理专家,她抬起头看着警官将比利带进会客室。

她看到一个身高6英尺、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他身穿蓝色外衣,脸上和鬓角都长满了胡须,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恐惧。比利见到特纳似乎有些惊讶,但在她对面坐定之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两手交叉放在膝上。

“比利,我是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特纳,能问你几个问题吗?你住在哪儿?”他向西周张望了一下:“在这儿。”“你的身份证号码?”他皱起眉头想了许久,眼睛一边盯着地板、黄色的煤渣砖墙和桌上的锡铁烟灰缸,一边咬着自己的指甲,还不断地端详着指甲上的碎屑。

“比利,”她说道,“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就没法帮你。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身份证号码?”他耸耸肩说:“我不知道。”

特纳看了一眼手中的便条,念出号码。他摇摇头。“那不是我的号码,那一定是比利的。”她惊讶地抬起头望着他。“这么说,你不是比利?”“不是,他说道,“那不是我。”她皱了一下眉头。“如果你不是比利,那么你又是谁?”“我是戴维。”“那么,比利在哪儿?”“比利睡着了。”“他在哪儿睡觉?”比利指着自己的胸膛。“在这儿,他在睡觉。”

特纳叹了一口气放松一下,耐心地点了点头。“我必须和比利谈谈。”“噢……阿瑟不会同意的。比利睡着了,阿瑟不会叫醒他的。如果这么做,比利会自杀的。”

她长久地端详着这位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说话的声调和表情都像小孩一样。“等等,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我办不到。我已经犯了错误,我不该说出来的。”“为什么?”“别人会找我麻烦!”他恐惧地说。“你叫‘戴维’?”他点点头。“你说的别人又是谁?”“我不能告诉你。”她用手指轻轻地敲了一下桌面。“戴维,你必须告诉我,我才能帮你。”“不行,”他说道,“他们真的会生气,而且不会再让我出来了。”“但是你得找个人出来谈谈,因为你非常害怕,对不对?”“是的。”他眼睛里开始涌出泪水。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